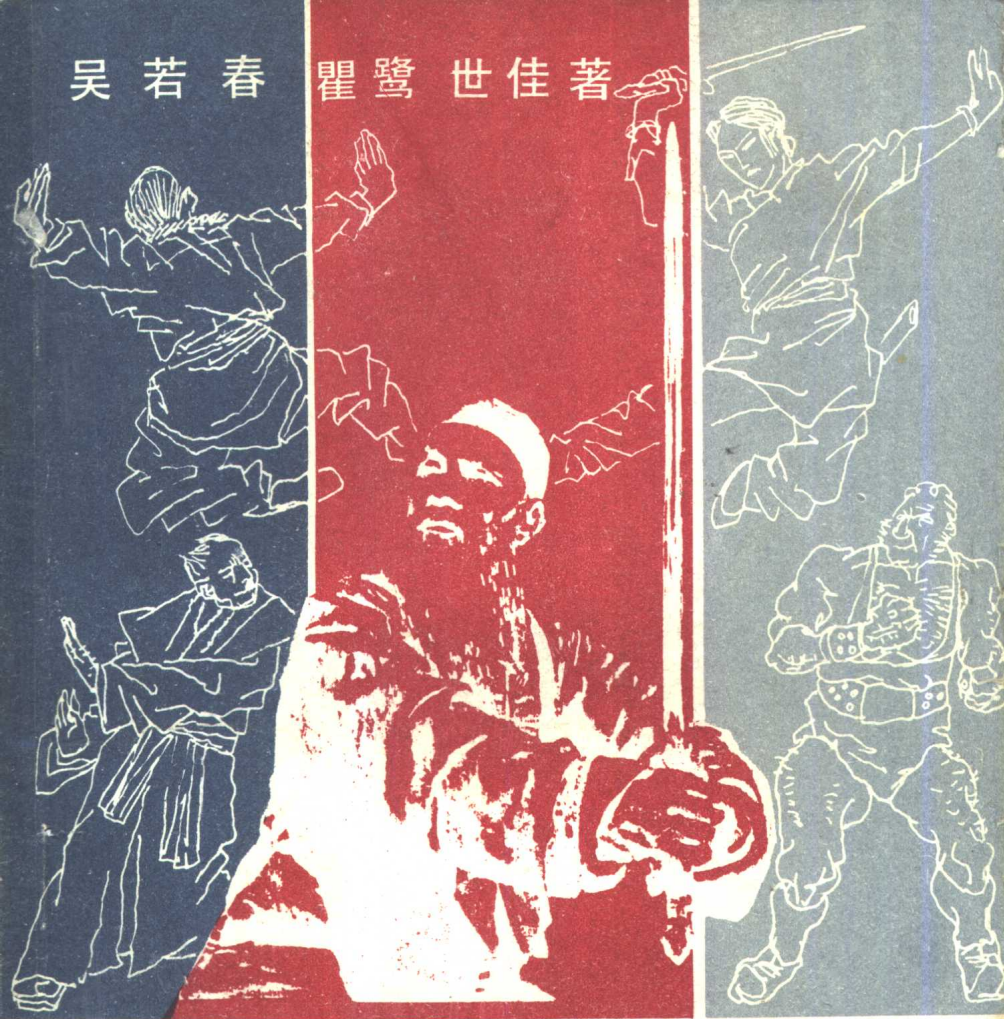


吴若春 瞿鹭世佳著



一代武杰

北方文艺出版社

一代武杰

吴若春 瞿 鹭 世 佳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1988年·哈尔滨

责任编辑：牛 畊

封面设计：袁 耕

封面题签：尹冰彦

一代武杰

YIDAI WUJIE

吴若春 翟 鹭 世佳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 42 号)

黑龙江新华附属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毫米1/32·印张98/16·字数 200,000

1988年5月第1版 1988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2,898

统一书号：10360·196

定价：2.60元

ISBN 7-5317-0085-9/I·86

内 容 简 介

在中国近代武术史上，继霍元甲之后，影响最大的恐怕就是王子平了。

王子平出生在武术之乡沧州的武术世家，自幼经名师指点，勤学苦练，学成绝技，弱冠时即力断清廷鹰犬手臂。后来，在避难济南期间，他又学得一手好医术。二十年代初，他在北京打败了号称“世界第一大力士”的俄国人康泰尔。随后，他怀着为炎黄子孙争气的志向，又先后击败日本浪人金水、美国拳师阿拉曼、德国拳师柯芝麦和美国力士沙利文等多人。他以自己高超的武艺和高尚的武德，成为本世纪我国武坛的一代宗师。本书以生动的笔触，叙述了王子平先生富于传奇色彩的非凡经历。

目 录

第一章	小子平一心学武	1
第二章	砺志自习成绝技	15
第三章	强敌寻仇闹孟村	27
第四章	勇师徒各奔东西	45
第五章	子平血战走他乡	62
第六章	大明湖畔学新技	78
第七章	潍县济南收双徒	95
第八章	兄弟同心闯圣坛	113
第九章	壮士神力定磨车	128
第十章	智拔洋刀震浪人	145
第十一章	斗洋人连拔三城	162
第十二章	上海滩双拳逞威	181
第十三章	洋人大亨齐施计	200
第十四章	避灾祸暂居南京	215
第十五章	壮士难逃美女劫	231
第十六章	租界地重操旧业	247
第十七章	换人间焕发青春	256
第十八章	授徒传艺见真情	270
第十九章	历尽沧桑含笑去	283

第一章 小子平一心学武

天高云淡，煦日融融，古老的大运河碧波粼粼。

对河北沧县的渔民来说，今儿是个好日子。连续半个月的恶风暴雨，差不多要断了他们的生计，现在老天总算又睁开眼了。

而这一天，1887年10月13日，对沧县孟村的王家父子来说，更是一个喜庆之日。王家单传的孙子子平今天是七岁生日。一大早，父子俩就张帆下网，一心希望能满载而归，让小子平过一个有吃有喝的生日。

这一天也真是打鱼的好日子。晴空如洗，空气清新，太阳格外温暖。在水底闷了很久的鱼儿都浮上水面取暖觅食，所以，他们的运气相当不错，网网有收获。王家父子打鱼与寻常渔民不同。老父“杠子王”总是端坐在船尾，一手掌舵，一手捏着管烟杆，两眼盯着水面，注意着水流方向和鱼儿的动静。起网的事全由儿子“胳膊王”承担，再沉的网也不用父亲帮忙。打到第四网，“胳膊王”觉得十分沉重，他一个沉腰坐马，力由脚跟生，两条比脖子还粗的手臂肌肉暴隆，硬生生将四、五十条活蹦乱跳的大鱼拉上船来。特别令王家父子

兴奋的是，网里竟有一条他们渴望已久的大鲤鱼。这条鲤鱼足有一尺半长，浑身闪耀着金黄的亮光，一个劲儿地在鱼网里跳动。“胳膊王”小心翼翼地将它置入一个箩筐，布满皱纹的脸，漾开了满足的笑容。自古以来，鲤鱼不总是能给人带来吉祥的预兆吗？

傍晚时分，鱼虾满舱了，父子俩收拾回家。“杠子王”扛着鱼具走在头里，儿子“胳膊王”挑着足有五、六百斤的鱼筐跟在后头。一踏进鱼市，人们便大呼小叫地围了上来。

王家父子个子都不高。父亲六十多岁年纪，头发已经黑白参半。儿子三十八岁，戴着一顶回民小帽，嘴唇总是紧紧抿着。这对以打鱼为生的渔民父子，虽然貌不惊人，但在沧州（武林中所说的沧州，包括今沧州市、沧县、南皮、盐山、青县、孟村一带地方）却是妇孺皆知的好汉。他们以非凡的武功和气力闻名于武术之乡。

古老的沧州地处渤海之滨，中贯运河，是北往京津的门户。古人有诗咏道：“渤海岩疆笔底收，长芦名郡今沧州。巍巍雄峙齐燕际，北镇京津居上游。”自古以来，这里兵家纷争，战火频繁，既给平民百姓带来无穷灾难，又使沧州形成了崇侠尚武的民风。传说梁山好汉豹子头林冲就发配至此，从而开创了此地舞枪弄棒的风气。数百年来，沧州拳场遍布于大河之北、白山黑水之间，享有相当大的名气。

在沧州众多的武术项目中，有一项深受青年人喜爱的运动：翻杠子。由于木制单杠两端刻有龙头，人们又称它为“盘龙之术”。每逢节日，翻杠子总是小伙子竞争激烈的表演项目。王子平的祖父便是因翻杠子而闻名乡里的。

却说三十年前的正月十五夜里，村外的晒谷场上灯火通明。大车上架起了木架，架上横了支木杠。乡亲们围得水泄不通。会把式的小伙子一个个上去亮相，最后轮到了王子平的祖父。只见他走到杠子前，深深吸了一口气，随后双足一点，身子似轻燕穿林，双手抓牢杠子，腰腹一收，便一个倒立，双腿笔直朝天。随后，又连续做了“金背顶”、“拳头顶”、“八字顶”、“叉花顶”、“车轮顶”等上把功夫中的上乘动作。练到兴处，在热烈的掌声中，他使出浑身绝技，身子绕杠似风车般回转起来。转到令围观的乡亲们眼花缭乱的时候，他突然打住，象钉子一样稳稳地立在半空中。这一连串动作，非要有两条铁杆似的胳膊和超人的气力不可，把村上的人都看呆了。一阵喝彩之后，“杠子王”的美称便取代了他的大名。

王子平的父亲“胳膊王”的名声传得更远。那还是七、八年前的一个春天，北京隆盛镖局四名武功出众的镖头押着一车贵重物品路过孟村。古时候交通不便，要运送贵重东西就得请些个手段高强的人保送。专干这营生的便是镖局。镖头出门，武功固然不可少，但更重要的是交情。如果哪个镖局三山五岳、水陆两路都有朋友，准能兴旺发财，否则黑白道上的英雄好汉齐来与你作对，再强的镖局也难对付得过去。所以，镖头出门有个习惯：喊镖，也就是喊自己的名号。清朝年间，北京有个名震南北的威扬大镖局，在解镖时总是喊着：“我武——威扬！”一来示威，二来告诉同道朋友，是自己人，请多包涵。可是这套规矩到了沧州就不行了。为什么呢？因为沧州人不吃这一套，他们最讨厌别人在自家门前示威。不知有多少镖局好手因喊镖与沧州人动过武，但大都以失败

告终。所以，一般的镖局为了不惹麻烦，过沧州时总要偃旗息鼓，悄悄走过。但也有些镖局自视甚高，不买这个帐，硬要在沧州显一显威风。隆盛镖局就是其中的一家。

这天晌午，孟村的官道上，突然传来阵阵“我武——隆盛！”的镖号声。喊镖的人声音宏亮，中气十足，显然是几个武功造诣不凡的高手。这时正是吃饭的时候，官道上没什么人，只有一个头戴竹笠的汉子在前面不紧不慢地走着。

几个镖师喊了半天，没见有人出来阻拦，便有些得意起来。其中一个道：“久闻沧州高手多如牛毛，现在看来是徒有虚名。”另一个接口道：“岂止徒有虚名？到现在连个会把式的也没见过，这小地方的人哪有什么功夫可言。”几个人说说笑笑；经过那汉子身边时，连头也没有偏一下。

突然，镖师们觉得不对，马车竟停住了。一个镖师挥鞭在马头上方炸了个“鞭雷”，四匹烈马一阵嘶鸣，前蹄高昂，而马车却依然一动不动。“大白天碰见鬼了！”两名镖师跳下马车察看，走到车尾立刻惊呆了：那个头戴竹笠的年轻渔民竟用双手拖住了马车。

领头的镖师朝那青年拱了拱手，道：“好汉如要劫镖，请留下万儿^①。要过招，咱们拣个开阔地方。”

那青年答道：“谁稀罕你的镖！告诉你，有本事赶得动这车，咱领你们一路喊镖出沧州。赶不动，就乖乖朝咱磕头认罪。这地方由不得你们横行！”

“好说，好说！”领头的镖师看势头不对，登时软了下来，

注①：万儿，江湖行话，意即姓名。

赶忙带着八、九名镖师和趟子手，又是推，又是拉，鞭打吆喝，累得满身是汗，但不管怎样折腾，马车移动不了分毫。再到车尾一看，那青年气定神闲，若无其事，只是脚下的泥地已下陷尺许，将小腿埋进去一半。领头的镖师还算知趣，当下跪地，“噎、噎、噎，”磕了三个响头，口里不住赔罪。这一来，那青年才放手，拍拍沾满泥的裤管，直起了腰身。

那镖师急忙赶上去问：“请问英雄尊姓大名？”

“我姓王。”青年淡淡答了一句，拂袖而去。

几名镖师送完了货，特地带了礼品，到沧州来向那青年谢罪。他们不知道姓王的青年叫什么名字，但他胳膊上的巨力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凭此四处打听，最后终于找到了王子平的父亲。“胳膊王”从此就叫开了。

这会儿，王家父子来到了鱼市上的王记鱼行，这是王家一个远房亲戚开的铺子。王老板老远瞧见王家父子，就喊开了：“王大叔，大兄弟，今日大发，远近可算你们第一喽！”“杠子王”听人一赞，心中高兴，哈哈朗笑，从怀中掏出旱烟袋，坐在一边“吧嗒，吧嗒”抽上了。“胳膊王”将两筐鱼抬上柜台，正往鱼市的大箩里倒，“杠子王”身子一起，箭步上前，一把将那条大鲤鱼抓在手中。

“爹……”

“咋了，子平过生日，我没钱买啥东西送他，做条红烧大鲤鱼都不成？”

父子俩卖过鱼一路逛着市场，买完米面盐油和半斤烧酒，“胳膊王”把手伸进兜里一摸，还剩几个子儿。给儿子买些什么呢？他记起去年答应要为儿子买一支好标枪，可是站在

040757

刀枪铺前，他犹豫了半天，也没掏出钱来。“杠子王”知道儿子的心思，也不多问。最后，转了好一阵儿，“胳膊王”才从一个衣着破旧的穷秀才手里买了一支狼毫笔。

这阵子，子平娘早就等在院子门口，见公公和丈夫喜气洋洋地回来，知道收获不小，连忙迎上去，接过面袋。

“杠子王”一进门就问孙儿哪去了。子平娘说：“还能去哪？老地方呗。这孩子都成武疯子了。”“杠子王”听了只笑不语。

“胳膊王”却有几分埋怨道：“对他说过多少次了，别去晒谷场，就是不听。我去找他回来。”

“子平他爹，今儿个是子平的生日，让他玩个痛快，饭还没做好呢。”子平娘是家里的贤内助，一家老小都很尊重她。

“胳膊王”见妻子这么说，不得不停下脚步。

很快，满满一碗红烧鲤鱼、一盘香味扑鼻的卤牛肉，还有一碟炒辣椒端了上来，面条也擀好了，屋里屋外洋溢着温暖的气息。

“子平他爹！还愣着干啥，该去叫你那宝贝儿子啦！”

“胳膊王”憨厚地笑笑，披上衣服，大步流星向村头晒谷场走去。

晒谷场离王家不远，十来分钟便到了。在沧州一带，农闲时节的晒谷场，差不多都变成了习武场。偌大一个场子分成若干小场子，在每个场子上，都有一个师父带着自个儿的弟子练习武艺。各个门派的师徒绝不混在一起。沧州武术拳种丰富，门派众多。较有影响的拳种有六合、燕青、通臂、劈挂、八极、太祖、华拳、查拳、功力、明堂、迷踪、沙脚、

绵张、翻子、二郎、弹腿、洪拳、八卦、形意、螳螂等几十种。这名目繁多的拳种，培育出了数不尽的武林豪杰，仅清朝年间，就有拳师李冠铭、双刀李凤岗、大刀王五、神枪李树文、神弹子李五、大枪刘德宽、铁臂周长青、铁架子孙玉明、八极拳王丁发祥等名流。这天，正在场子里教拳的就有不少是赫赫有名的拳师，或是一代大师的高徒。只见晒谷场上拳风霍霍，刀剑闪闪，一派龙腾虎跃的场面。几个劲头十足的小伙子干脆在场上燃起了火堆，借光练武，这情景真叫人热血沸腾！

“胳膊王”使劲擦了擦拳头，浑身的骨骼一阵“咯咯”作响，但他还是忍住了。他朝人堆中望去，借着火光寻找儿子。

正在练武的乡邻一看“胳膊王”来到晒谷场，马上知道了他的来意。村上已经传开，这位远近闻名、武艺高强的“胳膊王”，现在自己不练武，目的就是为了给儿子做个榜样，不许他再到晒谷场来。因为他不愿小子平再象他和他的父亲那样穷下去。在他看来，再把时间没完没了地花在练武上，除了继续过穷日子，不会有什么好处。现在，他拚命地捕鱼，回家来也两手不停，就是希望能积攒点钱，送自己的宝贝儿子上几年学堂，将来能过上另外一种生活。

“我儿子在这儿吗？”“胳膊王”往周围环视一眼，问道。

“刚才还在。”有人回答。

“喂，‘胳膊王’，”又有人向他叫道，“你往那儿棵大树上找找看。”

“胳膊王”往大树上望去，果然有个小小的身影躲在树杈后面。王子平再也躲不过去了。“刷”地一声，象小猴般机灵地

滑下树来，飞快奔跑到父亲跟前，叫了声“爹”。

小子平个儿长得不高，与同年岁的孩子比起来，显得矮小瘦弱，但那一双明亮的大眼睛，宽阔的前额，棱角分明的嘴唇和黝黑的皮肤，却给人一种聪颖坚毅的感觉。

他扑进父亲怀里，仰头用目光恳求父亲再让他看一会儿。说来也奇，“胳膊王”只要一见儿子，脸色便会开朗起来，再大的烦恼也会甩到脑后。他温柔地抚摸着儿子的脑袋，轻声说道：“快跟我回去，你忘了今儿个是啥日子？”

“是我七岁生日，娘一早就对我说了。娘还说，爹回家要给我带一件礼物。爹，是标枪吗？你说呀！”

“不是标枪，但比那玩意儿更好。”

“啥东西？”

“回家就知道了，赶紧走吧！你娘和爷爷正等着咱们下面条呢。”“胳膊王”说完，一把抱起小子平。

正在这时，他突然觉得背后刮来一股强风。数十年的经验告诉他：有人袭击！好个“胳膊王”，不慌不乱，抱着小子平身子朝斜前方一滑，回身一记掌，单横在胸前。

“哈哈，好一招‘云横秦岭’，师弟的功夫越来越老练了，竟能抱着娃娃过招。”眼前一位瘦长汉子的手掌并未击实，只是摆了个虚式，但他爽朗、幽默的笑语震得人耳朵生疼。

“胳膊王”又惊又喜，连忙放下小子平，大叫一声：“师兄！想煞小弟了！”

四条有力的胳膊紧紧地拥在一起，两个铁骨铮铮的汉子不禁都流下了热泪。

原来这汉子是沧州一带大名鼎鼎的“神枪李”，名叫李德

魁，四十岁出头，二十多年前与“胳膊王”同门习艺，感情甚笃，赛过亲兄弟。十八年前，李德魁艺成离乡，再没有回来过。

一别十八年，李德魁容貌变了不少，加上场子里大多是青年小伙，谁能认出他来？直到两位师兄弟相认，大伙儿才知道眼前这位不起眼的瘦汉便是声震黄河两岸、太行东西的“神枪李”，便纷纷围了上来。

师兄弟俩对视良久，十八年岁月的酸甜苦辣一齐涌上心头，“胳膊王”一时语塞，半晌才说道：“回家里去罢。”

李德魁朝乡亲们双手一拱：“父老乡亲，同辈后生，德魁改日一一上门拜望。”说完，从大树下提起铁枪和行李，同王家父子一路回家。

一路上，子平好奇地盯着李德魁，心想，这人瘦得只及爹一半，武功真的会那么强？平日里爷爷和父亲给他讲了不少有关李德魁的故事，在他心目中，这位“神枪李”肯定是位顶天立地的巨汉。不想一见竟如此平常，真让他有些失望，同时对过去听到的那些故事也产生了怀疑。李德魁对小子平也不特别热情，除了问问名字和年龄，再没说什么，只顾和“胳膊王”扯个没完。

到家之后，自有一番热闹。子平娘又加了几个自家腌的大鸭蛋，全家老少，围坐一桌，甚是热闹。可小子平却不吭一声，只是插大人说话的空儿，缠着父亲要礼物。“胳膊王”先是不理，后来不耐烦地说：“吃完饭会给你，到时我还有话说。”小子平虽然心中不快，却没办法，只好乖乖坐在祖父边上，一面吃饭，一面听大人讲话。

李德魁走南闯北到过不少地方，讲起外面的新鲜事儿滔滔不绝，但讲来讲去离不开一个理：清朝政府腐败无能，中国老百姓日子太苦，不但受当官的压迫，还要受洋鬼子的气。

“胳膊王”的阅历远远不如师兄，听了李德魁的话，他更认准了：不能让儿子再学把式，家里再穷也要想办法让他上学堂。“杠子王”不好说话，抽着李德魁带给他的关东烟，听到高兴处，面露微笑，再吸几口，听到气人的地方，脸一板，“呼呼”直喷烟雾。

“师兄，前些日子还有音讯传来，你在北京混得不错，也积了不少钱，咋突然这么回来了？”

“师弟，这件事一言难尽，往后再谈，先喝酒！”

王家父子当然知道武林中的规矩：人家不愿说的，就是亲老子、亲弟兄，也不能多问。三人仰头喝酒，把这话题搁在一边。

吃完饭，子平和娘到里屋去睡，留下爷儿仨在外屋炕上喝茶。

小子平躺在被窝里，脑子里想着父亲的礼物和“神枪李”的许多故事，翻来覆去睡不着。他越来越觉得李德魁不象有大本事的人。子平年纪虽小，却有一股倔劲，翻身一骨碌钻出被窝，冲进外屋。

“李大伯，人家叫您‘神枪李’，您练一套枪法给我看看好吗？”小子平一进外屋就老实不客气地对李德魁说。

子平的爷爷和父亲登时愣住了。“胳膊王”刚要吆喝儿子回去睡觉，李德魁张手一拦，大笑道：“哈哈，小家伙有意思！”

我明白你小脑袋瓜里在想啥，大伯给你演一套六合枪法，你仔细看好了。”

话音未落，李德魁身子已从炕上掠起，不等小子平回过头，早从屋角抓起那杆黑沉沉的铁枪。“杠子王”和“胳膊王”也很想见识一下李德魁十八年来武功上有什么新的招数，当下搬去炕桌，抱起小子平站到一边。

李德魁道了一声“献丑”，右手攥着枪，紧紧贴腰，左手抓枪把，笔直朝前，底下寒鸡脚，舌尖猛地绽起一个惊雷。那杆五尺多长的铁枪抖出盆大的枪花，将周围一丈多地全罩在枪尖之下。

会把式的人全知道，看枪使得好不好，关键在出枪时枪花的大小。李德魁的枪不长，又是铁枪，能抖出盆大的枪花，这枪术已到了惊人的地步。更难得的是，他使的是件长兵刃，竟能在屋子里展开刺、挑、扫、压击、点拨、撞等招式，身似游龙，步走如锤，左右逢源，收发自如，看得人眼花缭乱。小子平的眼睛不比爷爷和父亲是练过香头的，早已瞧不清李德魁的身影。

六合枪法是六合门器械中的一种尖子武术。这套枪法使得好坏，全在于使枪者六合拳术达到何等功力。六合拳是一种内外兼修的武功，有内三合与外三合之分。内三合指的是心与意合，意与气合，气与力合；外三合指的是眼与手合，手与胯合，胯与步合。这种武术讲究以意领气，意在拳头。拳谚有云：内练精气神，外练手眼身。这是六合拳的基本要求。李德魁在查拳、六合拳、八极拳上浸淫了二、三十年，悟出这一套枪法，不光具备了六合拳术之神，而且揉合进查

拳和八极拳的许多精妙招数，只听得王家父子不住叫好。突然，李德魁收枪松腿，笑吟吟站在王家祖孙三人面前。“杠子王”不禁高叫一声：“神枪！”

小子平不明白底细，“杠子王”和“胳膊王”却看得清清楚楚。原来李德魁将屋里的炕、桌、凳、盆、瓢、碗都当成了假想敌，一一击中，却又不发出声响，一触即离。最后一枪，他用枪尖蘸上灶里的柴灰，在窗纸上点出五点梅花式黑点，薄薄的窗纸竟没破一点儿。

小子平虽然没有看出什么门道，但他相信眼前这位李大伯的武功非同一般，当下从爷爷怀里挣脱下地，跑上前去“扑通”一声，跪在地上，要拜李德魁为师。可是他的头还没磕下去，背后就传来父亲严厉的声音：“不许胡来！”“胳膊王”一步跨到跟前，一把抓住儿子的后领将他拉起。

“师兄，请恕师弟无礼。我不想让子平走我这条路。”听过这话，李德魁的眼光中透出极大的惭愧和痛楚。刚才在喝酒时，他已明白师弟的心思，此时默默点了点头，重新坐在炕上。

“胳膊王”将儿子唤到眼前，说道：“子平，今天是你七岁生日，爹送你一件礼物。”说着他从怀里掏出那杆毛笔，“就是这杆笔。你知道爹为什么送你这样东西吗？爹要你把心思用到识字上，从此以后不许再提炼武二字。爹爹和李大伯虽有一身本事，但半招也不想教你。爹这样做，是为了你好。你爷爷，你李大伯、你爹，练了几十年武，到头来睁眼瞎逃不出一个‘穷’字。你已经过七岁了，不算小了，要记住爹今晚说的话。”